



李浩然：文字是流淌的音乐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李浩然的文字，像一首首歌，里面有王小波的脆生、苏童的婉转、贾平凹的悠扬，还有他自然天成的诙谐与洒脱。与他聊天，无时无刻不是轻松自在的，夏日的大槐树下，伴着清风，他的故事可以聊上一整天。

李浩然是献县一名自由职业者，酷爱读书写作，是第十六届河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近年来，陆续在《北京文学》《当代》《时代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小说20余万字。



儿时的启蒙是写作的基础

谈笑风生间，李浩然讲的故事就像一幕幕电影，让人不由地想起昏黄的灯光、夜半的月光，和那个窝在床上看书的少年。在一页页流淌间，抱着枕头傻笑傻笑起来。

李浩然的阅读并非偶然，因为姥姥、姥爷、大舅妈和二舅妈都是教师，家里有很多藏书。小时候一放假，他就到姥姥家去看书，有时候一看就是一天，因为过于沉浸其中，很多次都听不到姥姥的呼唤，忘记了吃饭睡觉。

到了初中，李浩然就成了全校有名的小说迷。姥姥家的小说自然成了他换读同学小说的资本。一天，他用《西游记》换来一本《倚天屠龙记》，那本书已经被翻得面目全非。看着已经泛黄卷边的书本，脑子里刀剑如梦的场景如在眼前，就在屠龙刀和倚天剑碰撞的一刹那，李浩然的写作灵感也由此而生。当天，老师布置了一篇写母亲的作文，这个少年，在暖阳的午后展开了从小到大与母亲的故事。那日，当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这篇作文时，老师感动得哭了，同学们更是泣不成声。

上大学后，看书、写作，成了李浩然课余的全部内容，为此也结交了诸多文学爱好者。毕业后，在献县地税局给单位写材料之余，他的小说创作也进入爆发期。但几年后，因忙于生计，无奈“偷懒”，想着等有时间了再继续。

可这一等就是15年。

成年之前的阅读影响一生的审美和创作

在李浩然眼里，读书写作是为了“好玩”，所讲的事自然也好玩儿。他说，高中读王小波的书时，被同学告到老师那儿，说 he 看“黄色小说”，还被没收了书。

可王小波的“好玩儿”却勾起了他阅读的“馋虫”。

“初读王小波时，惊为天人，直呼原来小说还能这样写。

趁早形成敏锐的文字触觉

李浩然讲第二个影响他的作家是苏童。他也刻意模仿过苏童的文风，书写的一部小说开头第一句是这样的：“我的曾祖父活到81岁的时候依然身体健壮，头脑灵光，只是到了临终前的一个星期开始犯糊涂。面对我的祖父，会叫出我父亲的名字。面对我，仍旧叫我父亲的名字，事实上，在他承载了80多年往事的头脑里仅还有父亲一个人的形象存活，其余的人和事已先于他的身体死去了。”这句话在很长时间里成了

之前我看武侠之类通俗小说，四大名著，三言两拍，钱钟书，贾平凹，陈忠实，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像王小波这样写小说！”李浩然说得眉飞色舞，仿佛王小波横空出世就站在他面前一样。

李浩然说，这些年王小波带给他的，除了出奇新奇、黑色幽默、天马行空之外，还有

从他的文字里悟到的节奏、韵律上的美感。他不止一次地拿王小波的《我的师承》举例子，因为这本书切切实实地影响到了他的文学观以及创作观。那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触动，是直达心灵的沟通，是一种灵魂契合的感觉，

每一句话，每一段文字都正好敲击到心底最柔软的情愫。

2019年，当他再次提起笔，还是被嗅觉敏锐的朋友嗅出了文字里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那股王小波味儿。当然，那时候已经不是刻意模仿，而是加入了自身焕发出来的不一样的味道。

崛起悦读：社区共读 濡染书香

本报记者 齐斐斐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每一位中国少年，从今天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要为民族而立志，为国家而自强不息……”读书交流会上，当大家齐声宣读《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倡议书》时，一字一句是那样振奋人心。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成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委员会，在全国倡导全民阅读，用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与信仰汇聚成中国精神，用每一位中国人绽放的生命与梦想铸成中国力量。倡议书下发后，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教师、家长及各行业人群陆续拿起书本，加入到阅读的行列。

乔中林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沧州的创始人，2021年10月，他和王政峰等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创建了崛起悦读读书会，利用“线下共读分享+社区”的模式带动更多人读书学习。目前，读书会已在全市6个社区推广，多彩的读书活动丰富了居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

用一束光 点亮另一束光

温婉秀丽、优雅悦目的汪丽是一名小学退休校长。退休后，她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教育情怀。参加崛起悦读后，在自己所在的石化社区成立了读书会。多年的教育经验证明家庭



教育是孩子启蒙教育的关键，每个家庭都应该注重家风家教的形成和传承。她带领社区的孩子们学国学、读经典，还编排了各种各样的读书节目，形成了良好的亲子互动，为家庭教育作好了补充。去年中秋节的一场活动，汪丽仍记忆犹新，做月饼、赏诗词，孩子们身着汉服，彬彬有礼，讲述诗词背后的历史和故事，和家一起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收获良多。

去年，王凤云参加了崛起悦读，便一下子爱上了这样“众乐乐”的读书氛围。她带着孙子参加了两场活动，看着孙子对国学的兴趣和学习后一天天的变化，她很感动，决心在所在的颐和博园社区创建读书会。每周六的上午，她都会带领孩子们读毛主席诗词、读国学经典、开展悟道悟学互动活动，并学习礼仪，在点滴中培养孩子们的正气。“和孩子们一起读书

学习，我的退休生活也更加精彩了，我愿意发挥更多余热，为书香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王凤云笑着说。

吕依婷是朝东社区读书会的组织者，她退而不休，每周都组织社区的孩子们读书学习。她邀请老师为孩子们讲解《弟子规》《说文解字》等国学经典，及时补充课堂和家庭教育的空缺，让孩子们从小就知理明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学习不拘泥于课堂，作为沧州市“十佳志愿者”，她也经常带领孩子们一起做公益、献爱心，走访水厂等地，边走边学，寓教于乐。

在书本中 涵养精神丰盈生命

在凤凰城小学，大部分学生都认识孙国瑄老师。但孙老师并不是凤凰城小学的教师，而是校外的一位读书爱好者。孙国瑄喜

爱读书，凤凰城小区的花坛边，是他多年来每天清晨黄昏的读书打卡地。日积月累，久而久之，这个默默读书的人引起了小区很多居民的关注。在大家的要求下，这个小花园成了凤凰城小区的读书角。为带领大家一起读书，孙国瑄成立了正新读书会，举办各种读书活动，助力孩子成长。目前，他正在重点打造凤凰城读书基地，涵盖了周围4个小区的1000多个家庭。同时，他还在策划出版一个读书刊，为各个家庭搭好读书平台，让书香走进每个家庭，浸润每个家庭。

23岁的张君栋刚刚大学毕业。上学时，他的老师引导他学习《群书治要》，古语今鉴，为自己的人生作个明确的规划。自从2020年到现在，他日读一句，深切感受到了自己的思想变化，怎样处理好父母、同事、朋友的各种关系，都有了明确的态度和效果。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君栋参加崛起悦读读书会后，深受感动，决心带领同事们一起读国学，把读书会开到各个岗位。

吴英云是临风堂书画院院长，她认为艺术和文化是相通的，想要在书画上有所造诣，必须有文化作基础。多年来，她开办国学经典读书会，将书画与文化相融，互为补充，学员们受益良多。今年4月份，当走进崛起悦读时，多样的学习方式为她打开了阅读的不同空间，一个色彩缤纷的读书会正在酝酿。

书，是照亮进步的光，带着更多人走进光里，崛起阅读，照亮自己前行的路。

近年来，清朝末年的童蒙课本一度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19世纪末，正值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时代，一些民间自发编写的语文教材虽有限，但其视角、方法，对于当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颇有启发。这些语文课本之中，有一本《课幼史略读本》曾风行一时，直至民国年间仍然重校印行，备受珍视。读本的编著者，就是河间大儒左乔林。

—

左乔林，生于河间大渔庄村的一个贫寒家庭，相传自幼颖慧，3岁识字、8岁能文。嘉庆二十四年，左乔林到京城国史馆谋取了一个“誊录”的职位，一边抄抄写写谋生，一边日夜勤学苦读，等待考取功名。道光十三年，左乔林殿试高中二甲进士，任命为“即用知县”，意为遇有空缺即行任命，这是很多官员仕途的起点。

道光二十一年，左乔林回家乡守孝3年。后来，他曾于保定府学任教5年，在肃宁翔经书院任主讲7年。同治七年，因避乱回家乡，此时他已是71岁高龄。7年后，也就是光绪元年，左乔林经家乡绅士邀请，到河间文公书院任主讲。数十年的书院经历，使左乔林有机缘深研国学，写下《论语古韵》《古今诗评》《草书诗品》等著作；同时，因为长年教授学子，他不拘泥于高深，认为应以更为通俗的形式，让更多的初学者研习文史、增长知识。《课幼史略读本》即是左乔林极为用心的一册文史课本。

当年在家乡守孝时，正赶上8岁的儿子入私塾读书，左乔林想亲自教授儿子历史。开始，他想用杨慎的《廿一史劄记》教学，却觉得那种10个字为一句的文法，让童蒙者觉得绕嘴难读；又想用王仕云的通史著作《四字鉴略》，也觉得不适合儿童阅读，且表述不够全面。为什么不自己编一册历史读本呢？深厚的国学修养，加上长期的教学实践，让左乔林真的有这个资本去实现。于是，从儿子开始，他边讲历史，边写教材，等到儿子学完，一套两卷本的《课幼史略读本》也编成了。

二

该读本从开天辟地的“盘古御世”讲起，直到大清一统。上半部分以文言文讲述历史，下半部分则由四字短语简要概括，便于学生吟诵。如讲到秦始皇时，《读本》中写到：“蓬菜求药，沙邱命终；李斯矫诏，二世尊荣；指鹿为马，赵高肆凶；遂弑二世，立王子婴；时有陈胜，鱼帛狐鸣；又有项羽，纵火骊宫；杀婴取宝，掘始皇陵；秦仅二世，十有四龄。”

这种四字成句的押韵形式，文字简练且易于记忆，概括精当又朗朗上口，是童蒙识字的好教材。因此，这本《课幼史略读本》不仅风靡一时，直至民国年间，仍是颇为流行的小学历史教材。最近，收藏界不仅发现了1885年前后泊头“树德堂”的刻本，还有上海江东南记书局发现了民国六年重新校对并印制的《课幼史略读本》，可见其风行时间之长。

三

值得一提的是，才子纪晓岚是左乔林的同乡前辈，嘉庆十年，82岁的纪晓岚病逝于京城时，左乔林才8岁。当左乔林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儒时，浸染儒学愈深，对纪晓岚愈是景仰。有一年，左乔林来到乐城东北的纪昀墓地，也就是今天的沧州市崔尔庄镇北村一带。看到这里一片青葱、碧水环绕，想到这位被嘉庆皇帝称为“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的纪文达公，想起他主编的煌煌巨著《四库全书》，以及收获了很多家乡志怪故事的《滦阳消夏录》，不禁作诗道：“乐城东北京城南，天设佳城碧水环；四库书成光宇宙，一抔土起壮河山；滦阳消夏随金辇，塞外逢春返玉关；屈指茫茫二千载，鸿儒毕竟数河间。”

左乔林仰望的是前代文宗巨匠，感叹家乡多出“鸿儒”，却不曾想他自己醉心学问，传道授业，也成了后人无限景仰的“河间大儒”。

民国童蒙课本编者是河间人左乔林

齐斐斐 赵华英